「漂亮小玩意兒」

——我與藏書票

范用

我是個書迷，愛好藏書票，僅僅是愛好，涉獵成趣而已，說不上收藏與研究。

我之知道藏書票，早在三十年代，在一本文學期刊讀到一篇題爲《藏書票與藏書印》的文章，可能是葉靈鳳寫的，一下子就吸引住我。此後，隨時留意有關藏書票的介紹，至今興趣不減，但也僅止於此，不事收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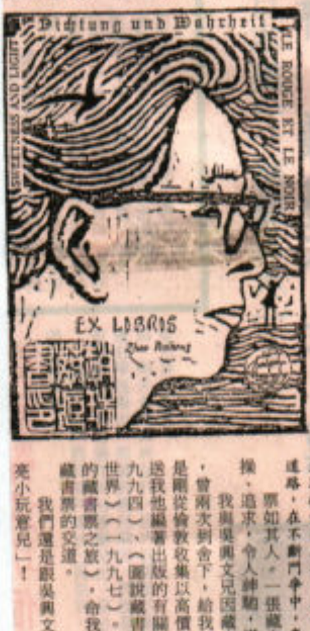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人收藏書籍，加鈐印記，由來已久。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一書就談到明代藏書印。現代文人學者魯迅、周作人、鄭振鐸、馬隅卿等也都各有藏書印。書票則來自西方，據說早在十五世紀就開始製藏書票，到十九、二十世紀逐漸盛行，後來竟有人當作小版藝術品收藏。董橋在《藏書票史話》一文中說，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以喜歡「漂亮小玩意兒」（Pretty things）出名，用剪貼簿收藏零零碎碎的小印刷品——藏書票。

我最早見到藏書票原票，是抗日戰爭時期在重慶上清寺舊書店買到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「萬有文庫」本《托爾斯泰傳》（羅曼・羅蘭著，傅雷譯，民國二十四年版），書內除蓋有國立中央大學藏書章，還貼了一枚單色印刷的藏書票，畫的旭日與青松。

七十年代到香港，見到葉靈鳳夫人，她給我看葉靈鳳先生的遺物，他收藏的藏書票，有好幾百張，且慨然相借，讓我帶到北京。我在人民出版社資料室展出這批藏書票，邀請朋友們來參觀。現在我還保存當時拍攝的一張照片：郁風在仔細觀看書票。展覽藏書票，這在北京大概是頭一回。

使我十分驚奇的是，葉先生的藏品中，竟然有我設計的一張藏書票，那是一九四六年在上海，我在讀書出版社工作，社領導黃洛峰是個愛讀書，並且鼓勵職工讀書的人，出版社不惜花錢買書供大家閱讀。爲此，我設計了一張「一齋圖書館」藏書票。已故的鄭一齋先生和兄弟鄭雨笙（易里）是讀書出版社主要資助者，用「一齋」命名以示紀念。在這張藏書票上，有一行用拉丁化新文字拼寫的話：「**人人都應當有書讀**。」不知道葉靈鳳在香港如何得到這張藏書票的。

八十年代，北京成立中國版畫藏書票研究會，興起藏書票之風。研究會副會長郭振華贈送我一紙袋藏書票，多是原版套色攝印，作者爲李樺、梁棟、莫測、梅創基、王叠泉諸家。此後，有關藏書票的圖冊、專著一本一本出版，多了起來。而藏書票的實用性卻日趨淡化，創作書票似乎主要是爲了藝術欣賞。本來，票跟書是不能分離的，從一張書票可以看出藏書者對書的一份親切感情，窺見書主的內心世界，彷彿聞到書香。失去了這一層，藏書票就名不副實了。這可能與印製書票不便有關。聽說在國外有專供個人印刷書票的工具出售，我至今未見到過。



趙瑞蕻書票

我最早見到的藏書票刊物，是一九三三年日本兵庫縣小塚省治氏編刊的《藏票趣味》（ZOHYO SHUMI），這是一份用蠟紙刻印的小刊物，每期只有十頁，貼有六枚設計者或票主提供的藏書票。其中一期貼有葉靈鳳書票，即在繁花中棲一鳳凰的那張，是他自己設計的。這一刊物我只見到幾期，現在，大概在日本都難以覓見了。

我有幸得到幾位作家簽名贈送藏書票，十分珍貴，贈者爲巴金、施蟄存、艾青、趙瑞蕻、曹辛之，董橋，吳興文兄曾以現居美國的王惠民教授所製的藏書票贈我，也是上品之作。如今，艾青、瑞蕻、辛之幾位都已仙去，睹票思人，往事種種都到眼前。

一九五五年趙瑞蕻先生贈送我的一張書票，附有詳細的說明，可見書票之設計頗合他的心意。說明文字如下：

> 趙瑞蕻側面木刻頭像。頭髮上（左邊）有一隻海鷗在飛翔，頭髮彷彿是流雲，又像海浪。右邊是東海甌江口，有一個詩人伸出雙臂，面對波濤，引吭高歌。右下角是一隻古典帆船。左下角是江蘇畫院著名畫家青峯韓教授所贈的「趙瑞蕻藏書印」一方。臉下部是拉丁文 EX LIBRIS（某人藏書之意）。上邊頂端是德文 Dichtung und Wahrheit（詩與真），原是歌德自傳的書名。左邊上是英文 Sweetness and Light（甜蜜與光明），原是十九世紀英國馬修・阿諾德（M. Arnold）名著（文化與政府）一書中的篇名，他又引自十八世紀英國作家斯維夫特（Swift）的名作書籍之戰說蜜蜂能產蜜（甜），又製蠟帶來光明。右邊上是法文 Le Rouge et le Noir（紅與黑）。這三樣是我一生所探索追求的，也可概括文學藝術的創造，人生的道路，在不斷鬥爭中，奮勇前進。

票如其人，一張藏書票包含如許內容，思想、情操、追求，令人神馳，堪可玩味。

我與吳興文兄因藏書票而相識，他從台北來北京，曾兩次到舍下，給我欣賞他收藏的藏書票，有的還是剛從倫敦收集以高價購得的，都屬精品珍品。他贈送我他編著出版的有關藏書票的專著：《票趣》（一九九四）、《圖說藏書票》（一九九六）、《藏書票世界》（一九九七）。三聯書店將出版他的新著《我的藏書票之旅》，命我作序。我只能拉拉雜雜談些與藏書票的交道。

我們還是跟吳興文到藏書票世界去漫遊吧。「漂亮小玩意兒」！